

▼木琴手司徒紹在「歌壇粵樂宗師：尹自重」音樂會上敲出上世紀三、四十年代的「精神音樂」



廣東音樂，或應稱粵樂，兩年前已有樂評人謂它已瀕臨需要救亡的境地，甚至應該為它「申遺」。難得康文署能夠主動去舉辦這方面的系列音樂會，讓粵樂多些機會能「活躍」於舞臺歌台上。

五場音樂會各有特色

今年五場音樂會，各有特色，假如觀眾聽畢「全套」，對廣東音樂的歷史與文化，肯定大大加深了認識。比如說打頭陣的「粵樂中尋——粵樂硬弓組合音樂會」，頗有系統的介紹了粵樂的早期發展，像清末民初時期，粵樂不時要兼具喜慶功能，婚宴滿月宴壽宴之類，大富之家都會請人現場奏樂，那時尚未有咪高峰，因而事必要吹吹打打，才能有喜慶的氣氛。所以那時的粵樂常用到鑼鼓、嗩吶、二弦等聲大大甚且音高尖的樂器。「粵樂中尋」正是努力重現那個時期的粵樂音響。聆聽這場音樂會，筆者還想到，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時候，香港的婚宴上，酒樓必然會播傳統的喜慶音樂，但到新世紀前後，這些喜慶音樂都基本成絕響了。

隨着歷史發展，音樂演奏從戶外走進室內，也從民間藝人發展至有專業的、學院派的演奏家。廣東音樂的形態因而也在不斷變化，至少不需要那麼響了。到建國後，由於政治文化的差別，內地的粵樂與香港的粵樂，發展上也有天壤之別。「廣東音樂系列」其後的三個音樂會，正好充分展示廣東音樂這些豐富的歷史變化。

在香港粵樂團的「竹影迷弓音樂會」上，音樂會的靈魂人物蔡永康，兼擅揚琴、小提琴及其他多種樂器，但音樂會上主要還是奏揚琴和拉小提琴，大抵因此把音樂會命名為「竹影迷弓」，以這兩件樂器奏廣東音樂，說明廣東音樂開始變成「室樂」。這音樂會選的曲目，以建國前香港粵樂家寫的又或屬古曲的作品較多，這一類型的粵樂，形式上用任一種樂器都可以把它奏出來，不一定用揚琴、小提琴，也因此，大部分都適於填詞演唱，而且也確實是很多都會變成歌曲。如《流水行雲》變成歌曲《賣花女》、《早天雷》變成歌曲《邊個話我傻》等等。

粵樂適合填詞演唱

對比起竹韻小集的「[粵來粵好]音樂會」，後者選奏了不少建國後內地的粵樂新作，如《山鄉春早》、《織出彩虹萬里長》、《春到田間》、《羊城歡歌》等等。這種粵樂，再難以隨便用一種樂器去把它完整地奏出來，要填詞演唱也不好處理。這些區別，未必跟進步或退步有關，更多的是風尚的變易吧！

系列中的最後一個音樂會「歌壇粵樂宗師：尹自重」，為觀眾展示粵樂的另一大流變——變得流行音樂化，也就是產生於上世紀三、四十年代的「精神音樂」。這「精神音樂」奏的基本仍是廣東音樂，但用的幾乎全是西洋樂器，除了小提琴，還有木琴、色土風、夏威夷結他、班祖，還有屬於流行音樂標誌的架子鼓。傳說當年的「精神音樂」，演出時演奏者還會在台上走來跳去，狂野得很。

「歌壇粵樂宗師：尹自重」音樂會上，已不復見演奏者走來跳去的場面了，大抵也不需百分百復原

▶「竹影迷弓音樂會」指揮陳錦輝



康文署至少在五年前，就開始搞「廣東音樂系列」的節目，但二〇〇七年的時候，系列名稱是「廣東地方音樂系列」，多了「地方」兩個字，內容便大有分別。所以，二〇一〇年的「廣東音樂系列」節目，才是真正的開始。今年，康文署又再次搞這個「廣東音樂系列」節目，辦了五場收費音樂會。而筆者也是今次才決定要把系列中各場音樂會全部觀賞一遍，希望可以全面地感受這個系列音樂會的意義與精神。



▲陳文達



▲胡文森



▲邵鐵鴻

▼在「竹影迷弓音樂會」上獻技的香港粵樂團



◀「竹影迷弓音樂會」上的靈魂人物蔡永康

粵樂港中尋 開拓空間大

黃志華



▲二弦、提琴演奏家杜泳

▶王漢強（司鼓）在「粵樂硬弓組合音樂會」中獻技

當年的演出方式吧。這個音樂會的重要意義，就是重新展現「精神音樂」可賞之處。以往，尤其是在內地，這種「精神音樂」是備受非議的，要以這種形式演出自是更不可能。另一大意義，則是強調尹自重那粵式小提琴的風味！以小提琴拍和粵劇粵曲，在香港有深厚的傳統，至今不衰，而尹自重是此中的宗師人物。當晚音樂會的靈魂人物謝子明，頗得尹氏粵式小提琴的神髓，因此是夜聽他主奏多首粵樂名曲的「精神音樂」版本，是別有一番滋味。感想是，廣東音樂要傳承，「精神音樂」這香港粵樂的奇葩也很需要傳承，因為深諳此道的樂手年紀都甚大了……再說，這個音樂會還找來歌唱家周頌雅唱了五首歌曲，其中《荷花香》、《紅豆曲》是據詞譜曲的，其餘三首是用粵樂填上歌詞的，印證了過去香港的粵樂作品大部分都適於填詞演唱。

曲目重疊 老大難題

五場音樂會，要全面地展現廣東音樂的歷史與文化，那其實還是遠遠不夠的，這方面，康文署日後還有很大的開拓空間。事實上，擺在眼前是有一老大難題，不知能否解決一下。這難題是：五場音樂會，曲目不少是互見的，比如說《平湖秋月》，五個音樂會都有演出，《早天雷》、《下漁舟》、《走馬》亦互見於三個音樂會之中，其他為兩個音樂會所奏的至少有《歸時》、《雙聲恨》、《春到田間》、《得勝令》（又名《雁落平沙》）、《雨打芭蕉》（又名《蕉林喜雨》）、《驚濤》、《鳥投林》、《娛樂昇平》、《步步高》等等。這種曲目重疊，也不僅是康文署辦的「廣東音樂系列」節目才有，平日別的團體搞的廣東音樂演奏會，選的曲目實在也離不開上述的一批熱口熟面的樂曲。也許是票房壓力造成的怪圈，多年來演變下來，就使廣東音樂的演奏會，選曲總是在那三、四十首「名曲」中取捨。可是，發展已逾百年的廣東音樂，作品數量過千，為何總要觀眾「受困」在那幾十首「名曲」之內？今次「歌壇粵樂宗師：尹自重」音樂會上喜聞像《戰勝歸來》、《賣雲吞》

▼歌唱家周頌雅在「歌壇粵樂宗師：尹自重」音樂會上大展歌喉



◀二弦、提琴演奏家謝子明是「歌壇粵樂宗師：尹自重」音樂會的靈魂人物
▼在「粵樂硬弓組合音樂會」中獻技的嗩吶、喉管、笛子演奏家余茂



等冷處偏佳的曲子，實在是驚喜，可是據聞音樂會的主事者亦擔心這兩曲較冷門，怕悶倒觀眾。

對於曲目重疊的弊病，有一些方法應該可以將它減少的。比如說，今年分別是粵樂家陳文達和邵鐵鴻逝世三十周年，而兩人各自的作品數量都足夠開一個音樂會，雖然其中有好些曲目甚少得到公開演奏。說來，以往香港的傑出粵樂家不少，但除了呂文成、王粵生這兩位，很少有音樂團體願意組織紀念其他粵樂家的專場音樂會，陳文達、邵鐵鴻都很有得這樣的紀念音樂會，卻尚未見有。明年是胡文森去世五十周年，他寫的粵曲、創作的小曲，開兩場紀念音樂會都綽綽有餘，但會有這樣的音樂會嗎？這五位粵樂家之外，盧家熾、朱毅剛、林浩然、譚沛潔、林兆雲、梁漁舫、何大傻、梁以忠等人，俱值得以音樂會紀念一番。這種粵樂家紀念音樂會，肯定對減少曲目重疊大有幫助，而且甚有意義，事緣過去人們對粵樂家也是很忽視的，現在藉着紀念音樂會，可讓大家有機會深入認識他們的貢獻，也讓他們得回應有的尊榮。

鼓勵創作 開拓天地

另一做法，是打影視音樂的主意。事實上，五六十年代，粵樂家替電影寫了很多原創歌曲，七十年代為電視劇也寫了好些原創歌曲，像盧家熾為電影《慈母淚》寫的《中秋月》、為電影《玉梨魂》寫的《梨花落》，又或江南寫的無線劇集《梁天來》主題曲、《秋海棠》插曲《我的心太痴》等等，都不乏粵樂風味，只是我們很少視這些為「粵樂」罷了。然而從源流看，這些影視音樂怎會不算是粵樂呢（其實上文提及的《荷花香》、《紅豆曲》原本亦是電影歌曲嘛）？筆者見過一些內地北方地區製作的「粵曲小調」CD集，把仙杜拉唱的《啼笑因緣》、鄭少秋汪明荃合唱的《紫釵恨》都收進去！倒是我們自己很介意和拘泥。這方面，有待主事者開放自己，也誘導觀眾，從而開拓廣東音樂的一片新天地（實際上並不新啊！）。

還有一個做法：鼓勵新創作。但筆者所想的不是鼓勵寫內地那類器樂曲，而是舉辦譜歌詞的比賽，鼓勵創作新的「小曲」。眾所周知，像上文提及的《紅豆曲》（又名《紅豆相思》）、《荷花香》以至《三疊愁》、《紅燭淚》、《絲絲淚》、《夜思郎》等早年的著名廣東小曲，原本都是據詞譜曲而成的，是從詞中化出音樂旋律來，而這些優美旋律，後來都獲視為粵樂中的名曲，而事實上這些小曲都譜寫得很有傳統粵樂的韻味。這是粵樂創作的一個重要傳統。而今這個創作傳統亦已瀕臨失傳，故此很希望有主事者能在这方面大力推動一下，比如說，一年比賽譜兩首詞，十年下來至少就有二十首新「小曲」，則廣東音樂肯定能有一片嶄新的天地。

期待不久的將來，香港的廣東音樂再次生機勃勃！不須申遺。